未名园 / 大学城

新民晚報



唱军歌的日子

陈付

对于男子汉而言,橄榄绿无疑是生命中最富激情的一抹色彩了。年少时,怀揣着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,曾几度徘徊于军营的边缘,却因各种原因终未能遂愿。

工作后的数月,单位开展国防教育活动,其中一项 内容便是组织青年职工参加军训。走进军营,穿上那一 身期盼已久的迷彩服,那一刻,我顿觉热血沸腾。"站军 姿、练军体拳、整理内务",尽管每一项训练都很辛苦也 很严苛,但我觉得很值当。尽管未真正地走进军队,我 却收获良多。短短数日,我不仅学会了什么是军人的意 志,军人的风范,更有幸的是,我这个先天五音不全的 人竟学会了唱军旅歌曲。那天晚上,在紧急集合即将结 束时,教官突然提出要教我们唱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》。那个又黑又粗实的山东汉子有板有眼地说:"军歌 是战场上的集结号,是我们力量的源泉,作为军人,哪 有不会唱军歌的!"教官的音质并不好,但声音宏亮、富 有感染力, 在他一句一句地教授下, 我们很快便学会 了。"向前,向前,向前!我们的队伍向太阳,脚踏着祖国 的大地……"军歌在我们的喉咙中吼出,带有几分羞 涩,却雄壮有力。那一刻,我仿佛已经是一名真正的战 士,我的长枪正激战于战火纷飞的南昌墙头,我的步履 正踩踏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两岸。

军训很快结束了,带回家的不仅有黝黑的肤色、钢铁般的意志,更有我对军歌的热爱。之后的日子里,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军营岁月,总不由自主地哼唱起军歌来。为了唱好军歌,我买来专业书刊,自学发声技巧,上网时也专门找军旅歌曲欣赏模仿,每天上下班路上也不忘唱上几句,弄得单位里新来的同事都以为我是部队文工团专业的。慢慢地,我不仅学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军旅歌曲,还通过唱歌了解到很多军史方面的知识。

因了军歌,我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。那是在一次团委和妇联举办的联谊活动中。那天,当我唱完了一曲《咱当兵的人》之后,一位女孩主动找我聊了起来,问我演绎得如此声情并茂是否有过军旅生涯。而听我讲述着与军歌结缘的故事,女孩竟说她也很喜欢军歌,还说,军歌唱出的是一种豪情,催生的是一股精神,激发出的是一种动力。联谊结束后,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。后来,我们约会了,我们一起聊军歌、唱军歌。再后来,女孩成了我的妻子。

前不久,社区的同志打来电话说"建军节"前将举办一台晚会,问我是否能唱上几首军歌,我想都没细想就答应了。我还告诉他,这次不只我一个人,我们全家一起唱。因为,四岁的小儿在我们夫妻俩的影响下,早已能有模有样地唱起"说句心里话"了。

军歌嘹亮,它是号角和鼓点。军歌铿锵,它是忠魂和尊严。军歌豪迈,它是豪情和洒脱。军歌声声回响,永





那些美好的瞬间

工中羊

小区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杂货超市,常常看见一个高度截瘫的男子蜷缩在轮椅里看门。去买东西的人自己挑选,自己找零,男子只是抬起倦怠的眼皮报一下价格。这样一个人,这样的不堪境遇,只要老婆一下班,男人便换了柔柔的眼神,充满歉意的微笑,算是迎接。女人麻利地切菜做饭,不一会儿一盘醋溜土豆丝端上小桌。她抽出一个石磨大煎饼,卷了一些土豆丝,先送到男人嘴边。等到男人咧嘴咬了一口,又把另一头送到自己嘴边,也咬了一口。男人看看煎饼,眼里有泪光,咧开嘴说:"你闲我脏!为什么不咬我吃的那头?"女人嗔怒道:"冤家,你没看见我嘴上长疮了吗?怕传染你呢!"两个人嘿嘿地笑了,那神态,像极了一对顽皮的孩子。

一所老房子,一对老杌子,一双慈祥的老人坐在老屋前暖暖的阳光里。脚边卧一只肥猫鼾声正甜,三两只鸡悠闲地刨土觅食,狗儿站在门口警惕地竖着耳朵。老奶奶披散开稀疏银白的长发,老爷爷手拿一把木梳,轻轻地、轻轻地由上而下地梳下来。那一梳子,仿佛从玲珑少年的黑色瀑布梳过,一直梳到暮发苍苍,深情悠长。温情从一根一根的银发上流过,浇灌开满脸的菊花。那是沧桑的划痕,也是幸福的印章,恰如晚霞吻着夕阳,又如时光深处两朵温润的花朵,宁静不觉荒凉。

路边小摊旁,粗劣的音响不知疲倦地吼着,一个戴墨镜的男子双腿盘着席地而坐,铿锵有力地唱着励志歌曲《水手》。那种激昂的情绪,丝毫没被不给力的音响所影响。一个两岁左右的娃娃摇摇摆摆走过去,把十元钱塞进男子手中。男子伸出手,想摸摸孩子的脸,孩子却躲闪着伸手撸下了男子的眼镜。男子深陷的两个眼窝里泛起亮亮的感激,俏皮地向孩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,像流星闪过,美丽却难以捕捉。这些美好,往往不经意间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,令人忽然落泪,忽然欣慰,忽 然觉得,生活这么美好!

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,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思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,一笔一世界。

要求:字数在800以上(诗歌字数随意),主题不限,体裁自拟。 一经刊用,稿酬从优。

注:

①来稿要求原创

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(例如:未名园+故乡的 月亭\

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:

姓名、地址(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)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

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,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
来稿请寄:ourhudongban@sina.com

一树青杏,一世留恋

李少娟

"花褪残红青杏小",是苏轼《蝶恋花》中的句子。青杏时节,正是春天将尽,百花凋零之际,不过,这时也有这时的好景致:"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"。于我来说,尤爱这个青杏时节,望着杏树上累累的青涩果实,那酸酸的味道总是令我陶醉不已——这满眼的惊喜和满心的幸福呵。

记得小时候,家中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杏树,它树干很粗,枝叶繁茂。每到春天来临,一树繁花便缀满它的枝头。这时我总会垂涎欲滴地想:"青杏就要被我吃到了"。每每这么想时,便觉嘴中盈满了酸酸的口水。

我日日观察着青杏,当一个个青杏蛋蛋开始在绿叶间探头探脑时,我便显得迫不及待起来。有一天,我纵身一跳,伸手从树上够下纽扣大小的一粒,可是当我刚想将它放进嘴中时,医生妈妈一掌就将它打到地上了,她说:"又酸又涩的,还没到能吃的时候,肚子会疼的。"我不听,等她一转身,立即将打落的青杏捡起,放到牙齿间嚼碎了。那酸酸的味道,马上通过口腔递遍全身,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青杏更让人过瘾的了。

当它长到快有奶奶吃的药丸那般大小的时候,我就下手了。我像猴子一样地悄悄爬上了老杏树,使劲地摘那上面的青杏,直摘到布褂上的两只口袋满时,才从上面滑下来,然后趁着夜色,一溜烟地就跑到院子外面去了。院子外面的墙脚处,躲着我儿时的两个小伙伴小芳和臭臭。我把青杏掏出来,三个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大吃特吃起来。

爸妈上班,奶奶带我。有一天,我趁中午大人歇觉的时候, 又爬上了树,可青杏还没摘几个,就听见奶奶推门出来的声音。我吓了一大跳,慌忙往树干后面躲,没有站好,差点从树上 栽下来。可是奶奶还是看到了,并没有训斥我,只说了句:"把衣兜摘满了,慢慢下来,可别摔着"。过后,她不但没有告诉妈妈,我还多了一件两个衣兜的布褂。

一来二去,再多的青杏也经不住被我日日"惦记"。奶奶看到我又上树时,总是自言自语地说:"怎么一个妞家,比男娃还顽皮,门外还有谁在等着吃你的青杏哇?"就这样,没多久,老杏树上的青杏,就稀稀落落的了,等到它真的黄熟时,早就没剩下几个了。

有一天,妈妈望着树顶上不多的黄杏,疑问满腹地对奶奶说:"春天的时候,我记得咱的老杏树著花很多呀,还有前段时间,我还看见它的枝叶间果实累累,难道都成了落果?"奶奶说:"我老眼昏花了不知晓,可是孩子没摔没碰、没病没灾的,就行了呗。"

青杏小,幸福大。青杏的青涩比酸甜,更让人记忆犹新。无拘无束的童年甚至调皮捣蛋的童年,也那么令人难忘。而奶奶,也因为曾经对我的无比宽容,面颜尤其清晰可辨——树

